



维也纳纳旭市场

市井与艺术相随

□ 谢飞

无论你来自哪片大陆,都能在纳旭市场找到自己最熟悉的食物

如果说维也纳是一本书,除了莫扎特、贝多芬、克里姆特、茜茜公主这些耳熟能详、浓墨重彩的音乐、艺术、历史章节,还有一个涓涓流淌但同样丰富精彩的章节——纳旭市场(Naschmarkt)。它已超越了传统意义和市井层面的菜市场,成为维也纳地标之一,是当地人最喜爱的集市,常年游客络绎不绝。据统计,纳旭市场每周接待游客约65000人。

纳旭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,当初只有瓶装牛奶及灰树木材在此交易,因此得名Aschenmarkt。自1793年起,凡从内陆运往维也纳的水果及蔬菜必须到此进行交易。1820年,民间逐渐将该市场称作纳旭市场,直至1905年正式命名。1977年起,市场西头的停车场每逢周六就变成跳蚤市场,各种古玩、手工艺品、绘画、老书等等几经流年的物件儿琳琅满目,安静等待着人们有意无意地擦肩而过。

许多天主教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市场,奥地利也不例外。纳旭市场有400多年历史,是维也纳17个永久性市场里规模最大的。如今的纳旭市场里,多数店铺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。这条延伸1.5公里的市场共有123个摊位,竖立平分分为三列,其中一列集中了餐馆和酒吧,另两列则为连成排的独立小摊。



纳旭市场一景 谢飞摄

当初这里是维也纳接触巴尔干地区的窗口——土耳其肉铺、波兰甜品、地中海特色小吃混搭着维也纳当地传统美食及咖啡。现在,当地人将纳旭市场为“城市之胃”——波斯鱼子酱、希腊生蚝、土耳其烤肉、德国酸菜、意大利墨鱼汁面和海鲜饭、摩洛哥小吃、日本寿司、中国调料、韩国泡菜、荷兰蘑菇、热带水果蔬菜等等,世界各地的特色食品和有代表性的食材琳琅满目,为踱步于小摊之间的路人献上一场视觉盛宴。除了目不暇接,徘徊纳旭市场,还有嗅觉与味蕾的享受:各种耳熟能详或素未谋面的调味料、草药、品种繁多的奶酪、各式各样的香肠腌肉、新鲜出炉的烘焙品、烤鸡烤肉、切糕等等美味,让人有品尝各种美食的冲动。食物之外,纳旭市场还有个别摊位专门出售波西米亚风格、地中海元素的手工艺品,如饰品摆件、餐具茶具、服饰等。纳旭市场无时无刻不在低调地证明自己的座右铭——只要你想到的东西,都能买到。如今,市场还新增了有机专卖角。8个指定摊位逢周六专卖有机水果、蔬菜、粮食、牛奶、面包、猪肉、鱼等,并在商品上贴上醒目的“有机”标识,方便过客选购。

置身在纳旭市场,无论当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,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。无论你来自哪片大陆,都能在纳旭市场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光明。当地人和游客混在一起,或为家庭用餐采购,或纯粹欣赏。摆摊的小贩,或是初来乍到或是几代经营,都自豪地带着各自民族地区的印记融入纳旭市场日复一日的循环中。

纳旭市场还有独特的文艺气息。它集中了许多历史文化的沉淀:陈列着画家克里姆特《贝多芬长卷》的分离派艺术馆、1791年莫扎特《魔笛》首演的维也纳歌剧院、奥托·瓦格纳在新技术运动中的建筑设计遗产、列奥波德博物馆、第三人博物馆、欧洲第四美的菲里格莱德阶梯,在人们享受世俗生活的同时,还有经典文化的伴随。

在纳旭市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后,为了让它保持活力,维也纳政府自2010年8月起,斥资1500万欧元,对地下管道、排水系统、电路和路面等进行修缮和升级,预计今年11月竣工。但连接左右主干道的人行道施工将持续到2016年。竣工后,该区域之前的停车位将全部取消,新建饮水喷泉和长椅。在为时五年多的施工中,纳旭市场正常运行。

如果说维也纳是一颗宝石,那么纳旭市场就是皇冠上的一颗宝石。各地文化和谐交织,美食美味冲击味蕾,市井与经典艺术气息共存。若落得闲暇,来杯小酒或一份美食,听着看着身边的百态人生,惬意乎?惬意哉。

寻访天净沙

□ 张颂甲

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——这是京西古道的一隅,也是元曲大家马致远的故居



马致远故居

张颂甲 摄

法和绘画,其中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《秋思》一曲,他的特体字,吸引了人们的眼球。室内还有马致远弹琴的塑像,栩栩如生。北屋是东篱馆,门上对联:“大雅高风催藻韵;小园奇趣追诗情。”此馆及西厢房皆为展室,陈列有关马致远的作品和元代的一些文物。

浏览几间展室后,我产生了一个问题。作为一代著名文人大家为何只有曲、剧流传,而无诗文问世?据友人李君相告和展览说明,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,中断了华夏传统的文化制度,废除了科举,还把传统视为上品的读书儒生,降低为“七医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”,成为“下九流”。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博大精深,源远流长,人力是无法割断

的。继唐诗、宋词之后,过去曾被一些人认为微不足道的戏曲、杂剧等民间通俗文学这时大大发展、兴盛起来,其登堂入室,延续和取代了正统文学的地位。

元曲兴起,实非偶然。一方面她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,可以朗朗上口,为人们所喜爱;另一方面元曲锋芒直指社会弊端和异族统治,放射出战斗的光辉。我们欣喜地看到,继唐宋八大家和李、杜等诗仙诗圣之后,元曲也产生了许多名曲和名家,关汉卿和马致远就是开新风的代表人物。

从东院进入西院要跨过一座小石桥,迎面是一个马厩,内有一匹几乎与活马无异的马的模型,正在槽头吃草料。马致远在《秋

乡间的秋夜

□ 沐墨

是用这芋荷叶擦拭好的。它就像月色下的净水菩提,幽香、黏稠、清凉的汁液,使伤口得以调和安静。所以,芋,这一种植物,无论茎叶,在我的记忆里,都是具有母性的,它在某个黑暗的角落,在我半梦半醒之间,始终与我呼吸共融。

那晚,母亲的芋荷佳肴,花了好长时间制作,工序繁冗,先裁去硕大的芋荷叶,取其梗,撕其梗上膜,切成丁,盐水浸泡,便海绵质的梗柔软下来,再放进锅煮三分,捞起清炒,味道鲜得让你感觉到汁液在喉咙里发痒,是一种让人畅快,仿若一缕暗香藏匿的感觉。一盏老酒之后,痴痴地忆起儿时,纵然干涸的岁月,却化作一缕快乐的炊烟,给暗淡的生活带来柔情。

乡下人没有散步的习惯,通常晚饭后屋里的灯火就相继熄灭了。这时,人们搬出一张张竹椅竹床到院子里闲聊。我们戏称这叫月光沐,但并不是所有的夜晚都有月光。那又何妨?当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,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光明。院落里一团漆黑,乡亲们聚在一起话家常,也不点灯,只见男人们指间一星烟火明明灭灭,若有所思又无所顾忌。热辣的女人们一边交流着操持家务的经验,一边摇着蒲扇趴在竹床上的孩子暗送清风。

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久居,突然回到乡村体味这样的暗夜,有一种鲜润的感动。在黑暗中,我所听到的每一种声音,可以想



□ 黄秀兰

多只麻雀多阵风

生不生二孩,一家有一家

的打算

在二孩政策未松口前,我看人家怀里抱着,手上捧着小宝宝,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,羡慕嫉妒恨全有。

有次在邻省游玩,旁边的白色越野车里,爸爸开车,妈妈坐副驾,后排一溜坐了三个大小小年龄成梯次的娃娃,脸模子一看就是一家。感慨人家买个车才划算,充分利用。哪像我们,孩子大了,不愿意跟我们跑,夫妻俩开个车出去,后排全空,真是兜风。

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省,不在那个省;我们有所谓的“铁饭碗”,人家干个体;我们是非独,人家是独生子女,一大摊子不平等,因此,我们就理亏,就只能生一个?想得多头疼也弄不明白所以然。也考虑过种种变通途径,计划多生一个,设想了N条路:想过辞职,勇气不够;想过假离婚,嫌手段低劣……只好将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藏着压着。

允许普遍二孩政策,是在公公八十岁生日当天媒体公布的。也许是关注太久,知晓的那一刻,我感觉到不半点激动,只坚定一个念头:生。抓住尾巴尖尖也要生。四十岁左右,两口子在家就过紧巴的晚年生活?我才不要。再苦再累都要生。

不利的因素,都摆在桌面。年龄大了,高龄母亲生育风险比年轻妈妈高。家庭开销也大,老人上岁数没帮手,人到中年自己再弄个娃娃操劳,老得快。

有利的因素似乎比不利因素多。大宝大了,不需要我们多操心。自己带二宝,有经验,也能弥补养育大宝的一些遗憾。生育成本、抚养成本肯定比大宝高得多,咱也人到中年,待遇、条件不都水涨船高了吗,可以给二宝更好的教育和生活。二宝大宝代沟无数条,不会掐架吃醋,更增怜惜爱意。大宝二宝年龄相差再大,也改变不了一奶同胞的事实,有一天我们老了,两个人给我们养老,互相搭把手轻松许多,遇到个什么事,也可以有商有量,生命旅途不孤独。顺带还有产假,还有延缓更年期的种

旅途 JOURNEY

在北京居住了几十年,久闻远郊区有两位名人故居,一是清代的曹雪芹在西山黄叶村的故居,曾去谒赏过;而另一是元代的马致远故居,只在距离市区很远的京西古道上,云深不知处,所以久久不能前去寻访。

马致远,字千里,号东篱。1250-1324年,享年74岁,原籍北京,是一位“姓名香贯满梨园”的文人学者,历来被称为元曲大家,在元代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。元曲《天净沙·秋思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: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,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被称为秋词之翘首,千古之绝唱,是京西古道历史沧桑的一个印证。

2015年初秋,在友人和家人的护卫下,我这个耄耋老人仰慕他的大名,在识途友人李君带领下,拄杖驱车百里,奔赴门头沟区深山里的韭园村,他的故居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。

时值金秋,阳光普照。山路逶迤,树木蓊郁。进村后“枯藤”随处可见,“老树”也有不少棵,“昏鸦”则未闻其声。雕刻有许多小动物和花卉的石质小桥仍在,两旁加了木护栏,被后人油漆过。水渠尚存,桥下已无流水,惟余两根水管。村人说,溪水清凉甜美,是村民的饮用水,裸露恐被污染,故改用水管输水。可惜,往日“小桥流水”的景致全然无存了。

马致远的故居是古典院落,位于村子的一隅。跨过小桥,影壁上有“马致远故居”五个雕塑大字,其下是马致远的石像。据说故居占地仅700多平方米,共有茅舍十七间,荒废多年,几近坍塌。近年来,经门头沟区拨款和民间集资,加以修缮,整旧如旧,才初具规模。进入院门,南侧大屋是故居陈列室,门上有一副对联:“一曲秋思成绝唱;半生杂剧成名家”,颂扬马致远的文学成就。展品多是作者的作品和历代名家题写的书

笑看生活

入戏太深

□ 霍寿喜

买的没有卖的精?不—

定!还得看会不会“玩心计”

乡下的表哥凭着精明和节俭,终于在我们这个小城买了商品房。为了省下装潢的木工费用,表哥特地地把做木匠的侄儿叫到城里,也没忘给我打电话。“我对板材行情一无所知,去了只怕会添乱的。”我在电话里就想推辞。表哥笑了:“就凭你一口城里话,就能帮我的忙。”又说:“我这侄儿一直在外面搞装潢,对行情很熟,可他和我一样,穿着土土,方言太重……”原来,表哥是怕商家欺负乡下人,特地让我这个城里人去“压压阵”。

周五晚上,表哥带着他的侄儿来到我家。小木匠看着非常机灵,喊了我一声“表叔”后,立马就敬烟。表哥倒是开门见山:“明天就去买板材,你不出马不行了。”我虽不懂装潢,但知道板材种类繁多,花钱也最多。“好吧,我一定去,也一定替你们压压价。”见我做了个下压的手势,表哥笑了:“谢谢,谢谢,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

第二天,我如约来到“天湖建材大市场”。表哥没有来,只来了小木匠。我指示性地交代他:“一定要多看几家,争取买到‘最低价’。”小木匠笑了笑,递给我一个个鼓鼓的信封:“等一会,由你来付钱来。”说罢,就埋头朝前走,径直步入一家叫“板材王”的店铺。他一上来就说这里面品种齐全,这让我觉得小傢伙还是“嫩”了点。我装作老练地询问一些板材品种的价格。最后对小木匠说:“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吧。”可他却一个劲地强调这个地方价格适宜。我还要说什么,手机突然响了,原来是表哥打来的。天哪,他也说“板材王”里的东西不错,让我付款。我虽有些不愿意,还是把钞票掏了出来。心里不无自嘲:又不是用我的钱,真是瞎操心!

接下来就是运货,表哥非常及时地出现在店铺门口。

小木匠指挥着搬运,表哥把我拉到一旁,小声说:“唉,没办法,演了一出戏,让你当了一回装潢主。等一会,我那木匠侄儿就能领到300多块的‘回扣’,这可是还价还不出来的呵。”我问要有点理解,但也不满:“事先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!”表哥用手指点了下嘴唇,声音更小了:“我不就是想让你‘戏’演得更逼真嘛。”尽管是为了少花钱得实惠,但虚实实实间,买卖双方都未必占了便宜。还不如彼此少玩一点“心计”,把价钱摆在明面上,清清楚楚算账,我又何苦跑来冒充装修主呢。